



雲破月來

袁卉萌

陝西人民出版社

我的一个飘逝的梦

(代自传)

我姓袁，因为出生在正月，恰是百花萌发的时候，所以取名卉萌。

莽原起伏，小溪潺潺，黄土高坡，斜径迤邐，这里有古老的寂静，又有原始的粗犷，一个小小的村落点缀其间，它叫袁家河，这就是我的故乡。袁家河位于陕西澄城县东南，全村上下仅有几十户人家，一个家族，全姓袁。村民淳朴厚道就像村庄的名称那样简单明了。

我家的堂名叫袁耘耕堂，世代都以务农维生，直到我曾祖父那代方始念书，中了秀才。他深切体认到读书的可贵，於是鼓励三个儿子努力向学，他们才都考取了秀才。我祖父排行第三，被送去北京大学读理化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最终仍以早年中国“学而优则仕”的训戒踏上从政之路，历任县长，陕西司法厅高级督办等职。他同样也依照传统培养三个儿子，完成大学学业，以实现了自己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崇敬和偏爱。

一九二〇年，家乡年景不好，加之在外作官，家眷得不到照顾，于是祖父遂携家迁居省城西安。

西安是我生长的地方，我酷爱它，不仅因它是文化古都，历史名城，殷厚的民风令人向往，更因为我的根在这里，我的亲人也在这里。

我父亲是长子，常以孝友、谦让、律己待人。三十年代初北大毕业后便以他生花之笔和经纶满腹的才学奉职于当时的省府任高级秘书。我的母亲贤淑勤俭，和蔼慈祥。在双亲的严教鞭策下，不容我荒嬉怠惰，唯有读书是务。再加上我的两位叔父，待我一如亲生，他们都是当时西安学界的名流，在抗战后期西安仅有的几所有名的中学里深受学生的崇敬。他们教我、爱我、护我，由于他们的培育熏陶，我按部就班从小学、中学而师专顺序读了下去。

读师专，是父亲指给我的一条路，他说：“女孩教书好，因为老师是聘请的，比较清高，而且还有寒暑假，可休息。”抗战即将胜利，那时西安还没有个像样的大学，我是独生女，父亲舍不得让我离家负笈远方。恰好西安师范专科学校成立，我就考入了师专。本来我在中学读的是理组，因为高中我只念了两年，便以同等学力报考师专，没学过解析几何，只好选了国文科。

一九四七年，师专毕业后，我公公从上海来西安接我赴沪完婚。我与外子的婚约是双方祖父母订的，所谓亲上加亲。因为我公公是我大祖父的义子，小时候住我家，和我父亲同读一个私塾。

外子和他父亲走的是一条路，投身海军，先后在美国学习舰船业务，归国和我结婚后，遂带我去了台湾。

方到台湾，生活艰苦，一对青年，家无恒产，又无亲人相济，忧伤的乡愁是我刚踏入社会最初的体验，也是我“小家庭之舟”最难忘的处女航。

依循着父亲指给我的路子，从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开始了教书生涯。前后作过教务主任，教学组长，并多次得到过

“国语示教”金奖。因为家务繁重，不能把全副精力放在我所钟爱的文字事业上，尤其是四个孩子的接踵出世，身兼教师及家庭主妇的我，改作文、生炉子、喂奶、买菜、缝衣裳，整日忙碌得疲惫不堪。回想当年，多少个早晨我都是一面骑单车像旋风似的风驰奔往学校，一面在途中狼吞虎咽啃完一个饼，算是享受了早点。我真惊呼当年我是怎样走过这段人生旅途的。我常庆幸我出生在中国，自幼生长在一个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老式家庭。像我这样一个身单力薄的女子，若没有华夏文化中的“真、善、美”做我强大的精神支柱，肯定我在笔耕的园地里，今天也将是不知所“耘”的。

自中学时代我就爱读冰心女士的文章，常被她的挚热所激动，被隽永的文采所倾倒。六、七十年代在台湾教书时，我利用闲暇常常效仿冰心女士风格在海外文学杂志上斗胆小试笔芒。而真正拙于笔墨，不羞于写书，则是十年前我随儿女开始在美国定居时的事。

一九八〇年，我的两双儿女在美深造均已先后成才。我和外子随即迁至美国旧金山市同儿女一起居住。我从“知天命”到“耳顺”之年在美国定居，这十年中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整个世界。当今的世界已变得很小了，尤其是我的故乡——中国已没有像我当年所遇到的异族侵略和贫穷了。但是不管在东方或在西方，一个青年一代所遇到的共同问题——“爱情、家庭、事业”仍然像埃及的人面狮身像——斯克芬克斯之谜那样困扰着当代的年轻人。我不推崇儒教礼仪对女子的态度，但我自信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真、善、美”乃是塑造世界上最具有魅力女子的最重要的内容。我不是什

么作家，我只是一个站在讲桌前讲了三十年课的国文教员；我不会结构小说，更不会修辞讲究。我的“云破月来”一书只是像当年那样站着给学生讲了一个女子的故事，叙述了它的原委。

一九八五年，当我写完“云破月来”手稿后，我的儿女都希望能在美国装册出版，但是我拒绝了。一直束之高阁，因为我的心一直在中国。

今年三月，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四十三年的家乡——西安。西安依旧是那么可爱，我的家人亲友对我热情爱护不减当年，且有过之，怎能不让我这颗沛漂泊、梦魂缭绕故土的游子感动欲泣。这次返乡回家，当我把“云”书的信息告诉了我的小妹时，得到了她的鼓舞。我在七月份向家乡寄手稿时，我犹觉赧颜，唯恐笔拙显丑。我爱中国，我更爱我的家乡西安，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她，甚至我的一个没有做完的梦。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于美国旧金山市

丹 萌

目 次

上篇	古都长安		(1)
中篇	上海 青岛		(61)
下篇	宝岛台湾		(131)

上 篇

古 都 长 安

一

长安，这历代帝王建都的城廓，古朴而殷实，民性爽直，民风淳厚。城内纵横两条直道交叉处是一座极负盛名的钟楼，建于明洪武十七年，原在城之西隅，万历十年移此，高十丈六尺多，一共三层，清乾隆五年又加重修，形式巍峨雄伟。以钟楼为中心，划出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各大街旁又有许多小街。

位於西大街靠近城门的一条胡同，名叫早慈巷，巷口有一所同志小学，巷尾是规模不小，建筑宏伟的第一初级中学，巷子中间，有一个古树成荫、花木扶疏，时加刻意整修的建国公园，假山、水池、曲桥、幽径、蝶飞蜂舞、优美雅丽。

公园对面，那幢四合院平房的黑色大门时常紧紧地关着，一双直径半尺的铜门环亮黄显眼。穿进门道，正对着院子里的土地庙堂，两旁种些牵牛、凤仙、玫瑰，含娇吐芳，仿佛村姑、贵妇，各有千秋；庭院左上方植一株海棠树，红花绿叶，衬托有致。堂屋旁的天井宽宽的，铺砌着方形红砖，整齐均匀、干干净净。萱萱和微微最爱在这儿玩车车，载细土。萱萱的妈妈淑娴，常喜欢注视这两个天真无邪孩

子的小动作，看他们玩得那么起劲，她的思想竟在复杂的脑中描绘着若干年后的轮廓。

“微微，将来把萱萱给你作媳妇，好不好？”

“不要。”微微仍凝神於玩小土车，低头漫应着。

“为什么？”

“我嫌萱萱唠叨。”他所谓的唠叨就是淘气。

淑娴笑笑，带着无限的爱怜，缓缓走开，忙家事去了。

玩土车在三四岁的孩子纯白的脑壁上镌刻上不易磨灭的印象。虽然微微在燕子北飞中随他父母去了南方。

二

王家住在旱慈巷已六七年了。民国十三年，家乡澄城县连遭年馑，时有土匪骚扰，无法居住，於是王迪安带着妻子及三个儿子王徽、王封、王仪，还有长媳淑娴，雇了两辆骡车，载着简单的行装，迁居西安。先是在建设厅找到一份工作。冬天好冷，晚上迪安只得坐在床上伏一小床几，挑灯办理日间未竟的公事，委实经过了一段艰苦的日子。

迪安是北京大学理化系毕业，思想很新，妻子宜室观念较旧，两人常常意见相左，但迪安总是尽量忍让，因为宜室年轻时过分辛勤操劳，以致身体孱弱，经常生病。

淑娴出身望族，温柔贤慧，十六岁随未婚夫家逃匿至西安，在公婆安排下，与王徽草草完婚，十七岁生了一个男孩，不久夭折，二十岁又生了一个女孩取名慰萱，被昵称为萱萱，全家人视同珍宝，尤其是祖父母更是溺爱而娇纵，缀饰成她一串幸福的童年生活。

萱萱最爱吃西瓜，一两岁时，坐在餐桌中央，四周都是切开的西瓜，全家人围桌而食，萱萱东抓一块，西咬一口。叔叔常用瓜皮擦她的小背，她高兴得格格直笑。有次不经意将一粒瓜子塞入鼻孔中了，使全家乱了阵脚，越掏越滑，越滑越掏不出，后来还是王徽耐心地用镊子钳出的，每人都急出一身大汗。

萱萱六岁那年春天，由父亲送入实验小学试读。平日在家，不出大门，一旦到了学校，人地两生，她心头先已笼上了一层畏惧的薄幕，不但怕老师，甚至连同学都怕。上课如坐针毡，加上没读过幼稚园，一启蒙就念第二册书，根本不能接受，所以度时如年，只盼放学，好由文焕带她回家。文焕是祖父为接送萱萱特别雇用的男童，十五岁的贫家子弟。每当放学萱萱就如蒙大赦，一到家便急不容缓地搬出布娃娃、洋囡囡、小汽车，幼稚地玩着，老师留的算术作业请二叔王封代做，二叔只得溺爱地摹仿萱萱歪歪扭扭的字。

迪安专为萱萱上学买了一座大钟，早晨准七点叫醒她。妈妈照顾收拾整齐，由文焕送往学校。可是萱萱总视上学为畏途。一天，轮到萱萱扫地，她想叫文焕代替，又怕老师责备，于是自己勉强扫完。扫地磨破了手，再加上同学和她玩，不小心校徽上的别针又刺伤了她的臂，她忍受着好大的委屈，回到家中哭哭闹闹，从此不肯再去学校。在祖母的袒护下便停学了。

三

生命不是一段轻松愉快的历程，中间常常有崎岖险峻、

荆棘牛蒡，但也有青山绿水、鸟语花香。

这年，王家家运很好。迪安当了陕西省第一监狱的典狱长，兼西安制革厂的厂长。厂里有一辆红轂骡车，迪安又买了一辆新的。两辆车子煊赫显耀，连亲朋也都常可分享其便。家中老妈子、当差的、丫头、车夫、小僮忙来忙去，宾朋盈门，盛极一时。

二十八岁的王徽，身材颇长，举止潇洒。他在西北大学政经系毕业后，考取陕西省县长人员训练班。受训期满即发表洵阳县县长。少年气盛，抱负远大，迪安替儿子聘了一位年长经验丰富的周老夫子陪同上任。启程时，轿子停在门口，王徽在家人祝福相送下进入轿中。萱萱手扶轿杆，伸头面对父亲，眼泪簌簌而下，初尝到离别的滋味。王徽拍拍孩子的头忍住泪说：“乖乖，回去吧！要听妈妈的话。”

王封成长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个子高高的，雄姿英发而又带有浓厚的书卷味。随着时代的潮流，他不赞成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

王仪矮小健壮，脾气急躁，却很听话，任由父母安排。先娶了亲，妻子映钗，大眼睛，瓜子脸，身材苗条，斯斯文文的，夫妻鹣鲽情深。一年后，映钗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治平，全家大小欢欢喜喜，贺客络绎不绝，只有萱萱敏感到被冷落的难过。她问姑姑是否有了弟弟，祖母就不喜欢她了，姑姑故意逗她说：“是呀！人家男孩子，叫起来声音宏宏亮亮的，不像你女孩哭时像小狗夹在门缝中，唧唧吱吱的。”萱萱生气了，气得流泪，姑姑又哄哄劝劝，也就没事了。

这位姑姑是续弦的。萱萱的亲姑姑出嫁一年多就死了。续娶的新娘代替了她的地位，对迪安夫妇很孝顺，对哥哥嫂

嫂弟弟们也很友爱，显不出是替角，每次回来一住至少个把月，迪安宜室视同己出，凡儿子媳妇应享的一切，她都照样有份。

十八岁的映钗生产以后，身体病弱不幸四十天便去世了，家人非常难过，尤其王仪更是伤恸欲绝。映钗的丧葬办得相当隆重，因为她给王家生了男孩，虽然年轻却有功劳。

治平失去母亲，非常爱哭，换了好几个奶妈，只有最后的一位黄姓奶妈才能喂饱哄乖他。於是选雇了黄奶妈，议定每月八块银元，外加四季衣服，逢年过节另有赏金；孩子的压岁钱也都归她所有。除了带孩子外，不作任何杂务，当时的行情一般奶妈每月薪水六元，还要做家事，只有黄奶妈得天独厚。

四

偶起的微风吹不散仲夏的炎热。太阳晒红了榴花，有些早熟的榴果也笑得露出贝齿似的白子粒。

王徽县长任满，家信先人而到。僮仆们听说大少爷要回来了，都存着敬畏心。因为王徽虽然善良和蔼，但却有种天赋的威严，不苟言笑，说一不二，所以很多人都怕他。尤其是萱萱，在家尽管闹得天翻地覆，只要听见“铛”仅敲的一下惯常的拍门声，晓得是父亲回家，马上就安静乖觉了，比什么管教法都灵。

不久，王徽果然在家人热切地等待中回来了。没有乘轿，坐的是滑竿。他身体较前健壮了些，上自父母，下至婢仆每人都分得一份丰厚的礼物。萱萱看见爸爸叮叮咣咣数银

元，交给祖母说：“妈妈，这三百元是我节省攒下来的，请你收为零用。”王徽任官务求清廉，不重利禄，迪安对儿子赞勉了一番，宜室笑嘻嘻，把钱用红绸帕子包好，收进篋中。

王封在北平读大学，寒暑假都回来，父母总是着急他的婚事；而他却挑挑拣拣，始终没有看中的。想不到后来他的婚姻竟传奇式地完成了。

晨雀吱吱喳喳地在海棠枝头跳叫，窗棂中透过晨风拂开了王封的睡眠，旭日已经东升，一个新的日子展开了；而王封心中仍萦回着昨夜的奇梦，猜猜疑疑不能释怀。他梦见徜徉于一条曲折的巷子里，突然在一家窗口看见一张白皙丰润的脸，那么使他倾慕痴迷，他想走近仔细看时，梦竟醒了，因此怅然若失，总觉精神恍恍惚惚，心头郁郁闷闷。於是他神经质地决定出去寻觅梦中人。走过大街小巷绕来转去，找了好几天毫无所获。就在他失望得心灰意冷时，奇迹出现了，他竟在六道巷中的一家住户门口看到了一位少女，约十四五岁，正和他梦中所见的情形相似。於是他毫不放松辗转打听，终于打听出这位少女芳名秀珍，是“同大成文具庄”汪老板的小姐，正在上学。王封左右筹划，请托一位认识汪家的孙老头去说媒，老板娘不愿意，说女儿太小，还不急於找婆家；而老板一听王封是宦门子弟，又是大学生，当即爽朗地同意了。

於是媒人又到王家去说合，王氏夫妇竟不予考虑，一方面嫌女学生难驾驭、好虚荣，不能过家；另方面王家一直不和生意人与军人多来往。在他们的观念中，前者市侩气重，后者粗暴，所以对所提婚事一口拒绝。王封聆悉之下失望

了。他精神萎靡，情绪低落，在房中蒙头哭泣，消极反抗，这样拖延了三天仍无结果。家中云雾氤氲气氛沉闷，除萱萱治平外，好像人人都有心事似的。王徽看看局势，深感如此僵持下去不是办法，就找机会劝谏父母亲说：“婚姻决定人一生的幸福，总要两心情愿，时代不同了，流行自由恋爱，封弟已二十二岁不能再耽误了。”迪安夫妇仔细想想，觉得继续反对下去会严重损伤两代人的感情，也只好默许了。这真是冰河解冻，大地回春。王徽得意洋洋地去到王封房中，拍拍弟弟，扯扯被窝。王封敏感到又是来说服他顺从亲意的，便不予理睬。王徽笑说：“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你不理，我就不管了，你后悔莫及！”王封听出哥哥的话音，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便一骨碌爬起来追问，王徽遂把他如何劝父母已允的事，绘影绘声地述说一遍，王封高兴地抱住哥哥，连称“谢谢”，心头沉重的硬结化解了，一幅美妙的景象展现眼前。

腊鼓频催，岁暮天寒。孙老头在王汪两家来回穿梭。王家送去金镯、衣料、戒指，汪家回赠了笔砚、鞋袜，请过至亲好友，王封和汪秀珍完成了订婚仪式。

订婚不久，王家开始忙碌了。

王徽指导工人整刷房子，淑娴吩咐裁缝给全家大小裁制新装，该添的添，该买的买。淑娴还拟定计划，差遣用人，张罗一切，忙得团团转。她没有王熙凤的尖刻，却有王熙凤的才干。

一切都随着时代新式化了。宜室答应王封的请求，让车夫老徐备车，至汪家接秀珍出来同到“德新恒绸缎庄”选购衣料。小家碧玉的秀珍，“花里拣花，拣得眼花。”常常决

定不了该选何种花色质料，这也喜欢，那也好看，剪了好多好多，一部分存入衣箱，一部分由王封带回，交给裁缝按女方开出的尺码单制作。

举行婚礼的日子到了，先一天过盒子，所谓过盒子，就是婆婆家把送给女家的如意、聘金、衣物等摆入一个大红木长盒中，每盒由二人用一根红棍合抬。旧式的吹鼓手，吹吹打打送到女家。王家的盒子排列了半条街道，好生热闹，沿途住户听见乐声大多出门观赏，指指点点，品品评评。到了女家，女方收礼物后便把嫁妆摆入盒中，由原班人马抬回男家，淑娴指挥佣人放进新房。

结婚拜堂的时间，卜选吉日良辰，定为夜晚九点钟。王家大门口，扎结了五彩牌楼，富丽堂皇，正厅礼堂靠墙的八仙长桌前，放一张核桃木大方桌，旁边有两个大椅子，分别系着大红绣花桌裙和椅衣，桌面上供奉着祖先牌位、精美的香炉、银祭器、大红蜡烛，墙上挂满喜幛；庭院前后屋檐悬挂四个大灯，两个白纱红字的，是迪安当白水县长时的灯；一对红纱黑字的，是王徽任洵阳县长的灯，还挂两盏强光铄人的煤气灯。礼堂中红烛摇曳，金碧辉煌。至亲好友，济济一堂，笑声四溢，喜气洋洋。

下午七点多钟，新郎穿上海蓝色的丝质长袍、黑缎马褂；咖啡色细呢礼帽，两旁各插一束金花；身上斜披红绸，西装裤子，黑皮鞋，收拾齐毕，两顶花轿早已等候在门前了。新郎被大家欢拥出门，乘上红轿，媒人乘绿轿，鼓乐喧天，去女家迎亲。女方请新郎拜祖先、坐席，饭后请新娘上大红花轿，新郎乘绿轿，媒人改坐车，随后还有女家送亲的车辆，浩浩荡荡，簇拥护送至男家。男家鸣炮奏乐，一对伴

娘及花童首先揭开新娘轿帘，扶出新娘，新娘踏着红布，步至礼堂，在赞礼者——即司仪的口令下，拜天地、祖先、尊长，然后夫妻交拜，行礼如仪，送入洞房。大大小小亲友、宾朋、好热闹的也都跟了进去，看新郎替新娘拿去粉红披纱。新娘一色粉红旗袍、鞋子，短发边斜插一朵粉红花，皮肤雪白柔细，明艳照人，大家笑闹一番就走开了。新郎将长命灯放在桌子下，减弱室内的亮度，关好门，搀扶着娇羞的小新娘卸装安息，洞房花烛，享受着人生最大的快乐。新夫妇低低私语，窗外悄悄拥满了听房的人：有淑娴、王仪、堂兄弟、表兄妹等。在新夫妇睡熟后，王仪偷偷拨开新房门，淑娴端着油和锅底煤灰，轻轻涂在新娘脸上。新娘稍动了一下，没有醒来，他们完成任务，又拿走新娘的绣花鞋，各自去睡了。次晨，新夫妇睁开眼，相视惊讶，而王仪等已推门进来，拍手欢呼，打趣说：“二哥，你脸上怎么也有黑呢？”大家哄然大笑，新娘羞涩地忙去洗脸卸装，因为这天要宴请宾客，新夫妇必须作陪，敬酒。

次日，新婚夫妇归宁去了，照习俗婆婆要用擀面杖搅新娘的箱子，迷信认为这样会多子多孙，并且让大家参观新娘的衣物。可是，宜室知道箱中有很多未做的衣料，怕淑娴见了不悦，因为淑娴结婚时一切简陋，什么都没有，所以宜室便关上门，自搅自看，其实对物质淑娴从不计较的。

五

秀珍美丽慧黠，长於表面工作，善讨公婆欢心，宜室另眼看待，偏袒宠爱。

夏天的日子炎热而漫长。萱萱没有同年龄的孩子玩，常和秀珍玩在一起。她把秀珍叫娘，天长日久，学了些大人习气，喜欢卷发抹粉的。她白皙的皮肤反被脂粉减损了光彩，她不懂这些，只一味盲目地跟娘学，有时额上的粉被汗一冲，形成一片片云斑，滑稽可笑，而她并不自觉。

累和疲倦仿佛都是大人的事，小孩子总是精力用不完。萱萱最不耐午睡，星期日无聊时，常常要求祖父打牌玩，凑不齐角儿，她又不敢找爸爸，祖父惯纵孙女便从签筒中抽一根做官时提人的签，交给萱萱去叫王徽。王徽不敢违父命，当然马上出席，再加上秀珍，四人就玩起来了。有时还有王仪，五人轮流作庄就玩得更热闹有味，他们输赢计筹码，从不用钱。

王封王仪最爱下象棋，萱萱顶讨厌这个了，因为她不会。

这天下午，王氏兄弟摆开棋盘，正下到紧要关头，萱萱就搅乱棋局，如是数次，两个叔叔好气便把萱萱赶出去，关上门。萱萱不服气，情急智生，找了一根竹竿由窗子穿进去，搅乱了棋子，王仪火大了。他平日很宠爱萱萱，上街总要带着她。萱萱两岁时，王仪常让侄女骑在他颈子上，他两手抓住她的小脚，走出转进，但是这一次他实在气极了，开门打了萱萱一把掌，拾起棋子，跑到灶前用打炭斧砸碎了它，说从此再不下棋了。王徽听见萱萱哭，喊去问明原委，大大教训一番，又教萱萱取下墙上挂的米达尺在她手上敲了三下，她出声哭了。正好这天是农历十五，在土地庙堂前烧香的宜室，听见儿子训打孙女，气得两手发抖，线香插不进香炉，王封看见了，急忙跑到哥哥房中，一把将侄女抱走，

这场小风波才算平息了。

六

王仪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深夜才睡。每晚一过十二点，他房中的箱盖、桌子，常乒乒乓乓地作响。他敏感到是亡妻催他休息，就说：“稍等一下，快好了，快好了。”说也奇怪，真的便可安静一会儿。稍后又响了，他睡后一切就趋于寂静。

暑假，北平师范学院在陕西招生，仅录取三名，王仪竟考取了，非常高兴。父母为他续弦，媒人介绍了赵家十六岁的女儿淑贞，约定时间在民众教育馆相亲。到了这天，老徐备车，迪安夫妇带着王仪萱萱去了，赵家也准时到达。淑贞不知实情，仅晓家人带她去玩的。当她看到萱萱，惊奇这小孩皮肤洁白，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那么可爱，便不听她母亲的阻止，紧跟着萱萱看，这正好让王家把她看得更清楚。

相亲回家，迪安没意见，宜室嫌淑贞有雀斑，鼻子扁，个子矮，一点也没看上。大概是缘分吧！做晚饭时，王仪在厨房跟大嫂聊天，淑娴问他对相亲的观感如何，他说：“妈妈看不上，我觉得还不错。”淑娴把这话传达给公婆，亲事就此而定了。

炎夏刚刚过去，秋风仍嫌不够凉爽的时候，王家又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娶回了淑贞。

新房仍是原来王仪的屋子，只是布置比前更加漂亮了。

在迎回新娘的当天，奶妈带着刚过周岁的治平，来到新房，仿摹儿语告诉孩子说：“给你娘头头（磕头）。”随手